

中华古籍译注丛书

孟子译注

金良年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 Hai Gu Ji Chu Ban She



MENG ZI YI ZHU

中华古籍译注丛书

孟子译注

金良年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古籍译注丛书

孟子译注

金良年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5 字数 267,000

1995年12月第 1 版 1996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8,001—16,000

ISBN 7-5325-2022-6

B·256 定价：17.10元

前 言

过去习惯将儒家思想称为孔孟之道，“孔”当然是“至圣先师”孔子，被称为“亚圣”的“孟”乃是指战国时代儒家的著名学者孟轲（约前 372—前 289年）。他的故乡在现今山东的邹县，距孔子的家乡不远。司马迁在《史记》中只为他作了一篇一百四十字的传记，其中还包括了近五十字的时代背景介绍，因此，后人对他生平的了解十分粗略。据说他的父亲名激，很早就去世了，小孟轲实际由他的母亲抚养长大。孟子在幼年很得力于母亲的教诲，“孟母三迁”的故事从汉代的《列女传》开始，后来还写进了大名鼎鼎的通俗读物《三字经》，被作为贤母教子的典范事例而广泛流传，在过去几乎家喻户晓。孟子长大后，曾“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子思就是儒家宗师孔子的孙子），奠定了他对儒家学说的终生信仰。学业成就后，他像当时许多学者一样，一面设帐授徒，一面历游各国，向诸侯国君游说。他曾先后到过齐、宋、滕、魏、鲁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过学。据《史记》记载，由于当时的君主不采纳他的治国主张，所以他就不再过问世务，以著作的方式阐发儒家学说，写成了《孟子》一书。但后人一般认为，今天所见的《孟子》并非出于孟子自作，它和《论语》一样，也是由他的门徒编纂而成的，不过与《论语》稍有不同的是，其中的部分章节很可能经过孟子的亲自润饰。

现在流传的《孟子》共有七篇，约三万五千余字，据《汉书·

艺文志》“诸子略”的记载，西汉时的《孟子》传本有十一篇，今本《孟子》七篇属“内篇”，另有《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等四篇为“外篇”。东汉时为《孟子》作注的赵岐认为，这四篇的文辞、风格与“内篇”有很大的差异，可能是后人的伪作（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认为，外篇的题目“都是有独立意义的，因此跟七篇大不相同，可以断定它们与七篇不是同时期的作品”），所以后来就逐渐亡佚了，在《隋书·经籍志》中已不见这四篇的踪迹了。至于现在所传的《孟子外书》四篇则出于明人伪撰，早在清代就已是无可改移的铁案了。

《孟子》一书，原来只是一般性的儒家著作，不属于儒家经典之列。东汉学者王充甚至还有《刺孟》之作，对《孟子》大加挞伐。大约从唐代开始，由于儒家“道统”说的提出，《孟子》的地位渐渐抬高，孔、孟并称的提法日益增多。唐代就曾有多次要求提高《孟子》一书地位的请求，如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疏请《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懿宗咸通四年（863年）进士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但唐末所刻的“开成石经”中仍没有将《孟子》列入。到了宋代，统治者正式将《孟子》升格为“经”。经南宋淳熙年间理学家的鼓吹与《四书》的编纂，《孟子》作为“经”的地位才正式固定下来，并出现了“十三经”的提法。

《孟子》与《论语》一样，也属于以记言为主的语体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所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则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逻辑性强，既尖锐机智而又从容舒缓，对后代的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与孟子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如商鞅、荀子、庄子等人都在写作专题短论，而《孟子》的文体仍然依仿《论语》，后人认为《孟子》一书的编纂沿袭了《论语》的体裁是不无道理的。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模仿，它与孟子自诩儒

家的正统传人有很大的关系，孟子曾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他虽然没有直说，但自负其传道之任的倾向是很明显的。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在排比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时，把孟子列在第九十二名，并指出：“孟子的著作肯定对中国人有影响。虽然他对儒教的影响远不如圣·保罗对基督教的影响大，但是他无疑是一位有巨大影响的作家。在大约二十一个世纪中，在占人口为世界百分之二十多的国度里，到处都在学习他的思想。全世界也只有几个哲学家有过这么大的影响。”

《孟子》被列入儒家经典的时间比较晚，再加上它又有过不受重视的“前科”，因此，有关它的研究著作不及《论语》那么多，但由于它后来被列入《四书》，所以，疏释它的著述仍多于其他的儒家经典。现在我们研读《孟子》值得参考的专著有以下几种：

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这是现存最早的《孟子》注，据赵岐在《孟子题辞》中的自述，他的注是“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旨，分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当达者，施于新学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审于是非，后之明者见其违阙，悦改而正诸，不亦宜乎”。赵岐的注释比较平直，较少附会，他为各章所作的章指对后人理解《孟子》的帮助不小，而且，他的注中还保留了许多很宝贵的材料，例如，他所见到的《尚书》还不是后来真假杂糅的本子，所以，他对《孟子》引《书》的注释，对后人研究《尚书》就很有价值。清代的阮元说他的注“以较马（融）、郑（玄）、许（慎）、服（虔）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诂训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意藉是可推，且章别为指，令学者可分章寻求，于汉传注别开一例，功亦勤矣”；梁启超许为汉代经师“最可宝贵之著作”，都是比较公允的评价。正因为如

此，他的注一直流传不绝，朱熹的《集注》亦对它采获颇多，这些决不是偶然的。

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这是宋人注释《孟子》的代表作，也是阐述新儒家（理学）思想的经典之作。宋代尊《孟子》为“经”之后，出现了一批疏释《孟子》的著述，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旧题为北宋孙奭据赵注所作的疏，通行的“十三经注疏”就采用了这个注释本。这部著作其实并不出于孙奭之手，前人已基本有所论定（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尤其成问题的是，其说解亦不很高明，朱熹就曾说该疏“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缠绕赵岐之说”；《四库提要》也说它“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相比之下，朱熹的说解就显得较为精当，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曾评论说：“朱熹之于《四书》，为其一生精力之所萃，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远在《易本义》、《诗集传》等书之上。名物度数之间，虽时有疏忽之处，不免后人之讥议，然当微言大义之际，托经学以言哲学，实自有其宋学之主观的立场。”（《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熹》）

清焦循的《孟子正义》。这是清人经典新疏的代表作之一，如上所述，《孟子》一书向乏较好的疏，朱熹《集注》虽善，但其中杂有许多新儒学的见解，对于真正确切理解《孟子》仍嫌不足。因此，新疏之需要，除《尚书》外，就数其最为迫切了。焦循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以其才能是足够为《孟子》作疏的，但他的大半精力萃于易学，等到他着手为《孟子》作疏时已经垂老，书方成便故去了。焦循说，为《孟子》作疏有十难，经前人的努力，其难已减去七八。这既是实话，也是他的自谦。焦循此书亦以赵岐注为基础，广搜清代学者考订注释《孟子》的成果凡六十余家，再加上焦循自己所作的注释汇编而成。焦循是书虽以训释名物为主，然对书中的义理也解得极为简扼允当。梁启超后来评价说，焦循“于

身心之学固有本原，所以能谈言微中也。总之，此书实为后此新疏家模范作品，价值是永远不朽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外，清代学者崔述的《孟子事实考》、近人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对孟子及其弟子的事实论考颇详，补充了孟子事迹不详的阙略，是了解孟子其人及其学派的必读材料。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还有两部与《孟子》有关的重要著作，那就是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康有为的《孟子微》。这两部书形式上是疏释《孟子》，但都是借此阐述自己的哲学主张，对于研究他们两人的思想很有价值，而与《孟子》本身的关联倒并不很大。

本书是为适合中等水平读者阅读而编著的一个普及读本，对经文的解释大体参考赵岐、朱熹、焦循三家的注释而断以己意。每章经文除译、注外，还设有“段意”对该章的要点略作提示，其说法基本折衷前人的成说。本书的译文和段意部分曾收入笔者所译述的《白话四书》，此次撰为译注，基本依照原貌，个别地方吸收读者的意见作了修改。全书之后附有名句和概念索引，以便读者查找有关的原文。笔者水平有限，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疏漏，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金良年

一九九五年六月

目 录

前言	1
梁惠王上	1
梁惠王下	25
公孙丑上	53
公孙丑下	78
滕文公上	101
滕文公下	124
离娄上	146
离娄下	163
万章上	192
万章下	212
告子上	231
告子下	250
尽心上	271
尽心下	295
《孟子》索引	319
1. 名句	320
2. 基本概念	327
才(327) 大人(327) 道(328) 德(331) 恭(332)	
教(332) 敬(333) 君子(333) 礼(335) 命(337)	
气(337) 仁(338) 善(341) 圣(343) 诗(344)	

士(345) 《书》(347) 天(348) 悌(349) 王(349)
贤(350) 小人(352) 孝(352) 心(353) 信(355)
性(355) 学(356) 义(357) 友(359) 知(359)
中(361) 忠(361)

梁惠王上

1.1 孟子见梁惠王，^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②亦将有以利吾国乎？”^③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④万乘之国，^⑤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⑥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⑦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⑧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①梁惠王：即魏惠王，名罃，前369—前319年在位，惠是他死后的谥号。前362年，魏国将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因而它也被称为梁。 ^②叟：对老人的尊称。据万斯同《群书疑辨》考证，孟子见惠王时年已53岁，一说为63岁，故惠王称他为叟。 ^③亦：句首助词，无义。下文的“亦有仁义而已”中的“亦”则是但的意思。利：朱熹《孟子集注》（以下简称“《集注》”）云：“王所谓利，盖富国强兵之类。” ^④交征：朱熹《集注》云：“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 ^⑤万乘（shèng 剩）之国：具有万乘兵车的国家。春秋战国时代以兵车的数量来计算国家的实力，大体上说，一乘兵车由四匹马牵拉，每辆作战用车配备战士三人、步兵七十五人，每辆防御和后勤补给用车配备战士三人，步兵二十三人。每一百户居民

供给战车一乘、防御用车一乘的所有装备和士兵。所谓“万乘之国”，就是能动员万乘兵车、万乘后勤用车的国家。据当时的说法，天子地方千里，能拥有万乘兵车；诸侯地方百里，只能拥有兵车千乘。因此，“万乘之国”是天子的代称，但那时称为“七雄”的诸侯大国都已自称为王，所以时人就用此词指称强国。 ⑥弑(shì 试)：古代对在下者杀害在上者的说法。千乘之家：此处的家指有封邑采地的公卿大夫。

⑦饜：满足。 ⑧后：朱熹《集注》云：“不急也。”

【译文】孟子进见梁惠王，惠王说：“老丈不远千里前来，将使我国有所获利吗？”

孟子答道：“大王何必说利呢？只有仁义罢了。大王说‘用什么使我国获利’，大夫说‘用什么使我家获利’，士和庶人说‘用什么使我自身获利’，上上下下交相牟利，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谋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拥有千乘兵车的家族；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谋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拥有百乘兵车的家族。万中取千，千中取百，不能算不多了。倘若不顾义而看重利，那不夺取全部是不会满足的。重仁的人从来不会遗弃他的亲族，重义的人从来不会不顾他的君主。大王只说说仁义吧，何必说利呢？”

【段意】据《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三十五年(前335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而孟轲至梁”。(清代学者崔述认为，《史记》的记载有误，孟子至魏当在惠王去世前一、二年。见《孟子事实录》)魏国在战国初年本是一个较强的国家，到了惠王统治时，正如他自己在后文中所说的：“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求强之心比较急切。因此，一见面就问孟子：“将使我国有所获利吗？”孟子认为，导致战国纷攘这一大变局的根源正在这个“利”上，“利”打破了延续了数百年的统治体制与社会秩序，因此，孟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仁义”。“仁义”既是本章的要点，也是孟子思想的大纲。司马迁对孟子的这一论点也十分赞赏，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序中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

‘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

1.2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①顾鸿雁、麋鹿，^②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③经之营之。^④庶民攻之，^⑤不日成之。^⑥经始勿亟，^⑦庶民子来。^⑧王在灵囿，^⑨麋鹿攸伏。^⑩麋鹿濯濯，^⑪白鸟鹤鹤。^⑫王在灵沼，于物鱼跃。’^⑬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⑭‘时日害丧？^⑮予及女偕亡！’^⑯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注释】^①沼：水池。上：此指岸边。 ^②鸿雁、麋鹿：朱熹《集注》云：“鸿，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③《诗》：此处诗句引自《诗·大雅·灵台》，这是一首歌颂周文王德行的诗歌。经始灵台：孔颖达《毛诗正义》（以下简称“孔疏”）释此句云：“经理而量度，初始为灵台之基址也。”灵台的旧址在今陕西省郿县以东。 ^④营：郑玄《毛诗笺》（以下简称“郑笺”）云“营表其位”，孔疏云：“谓以绳度立表以定其位处也。”

^⑤攻：朱熹《集注》云：“治也。” ^⑥不日：不到一天，喻时间很短。一说，是无限期的意思。 ^⑦勿亟：朱熹《集注》云：“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 ^⑧子来：像子女为父母出力一样。 ^⑨王：指西周的开国君主周文王。灵囿：囿是畜养禽兽的场所，规模小的用于游观，规模大的用于围猎。灵台之下有囿和池沼，故称“灵囿”，下文的“灵沼”与此意同。 ^⑩麋(yōu 忧)：雌鹿。攸：郑笺云：“所也。”伏：朱熹《集注》云：“安其所不惊动也。” ^⑪濯濯：朱熹《集注》云：“肥泽貌。”《诗》毛传（以下简称“毛传”）谓“娱游也”。 ^⑫鹤鹤：朱熹《集注》云：“洁白貌。”《诗》原文作“鸛鸛”，毛传云“肥泽也”。 ^⑬于：句

首助词，无义。朱熹《集注》说是赞美叹词。物(rèn 刃)：毛传云：“满也。”郑笺释此句意云：“灵沼之水，鱼盈满其中，皆跳跃，亦言得其所。” ④《汤誓》：《尚书》篇名，商汤讨伐夏桀的誓师词。 ⑤时：朱熹《集注》云：“是也。”害(hé和)：何，指何时。《尚书》原文作“曷”，义同。据《尚书大传》说，夏桀暴虐无道，大臣向他劝谏，他居然无耻地说：“上天有太阳，如同我拥有天下，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了，我也就灭亡了。”于是民众就说了此处所引的一段话，表示了对夏桀统治的厌弃。 ⑥女：通“汝”，你。偕：一同。

【译文】孟子进见梁惠王，惠王站在池边，顾望着飞雁、驯鹿，说：“贤者也以此为乐吗？”

孟子答道：“贤能者才有这样的快乐，不贤者虽然有这些却不感到快乐。《诗》说：‘灵台刚刚奠基，正在规划之中。民众赶来建造，没有几天竣工。王曰建台勿急，民众像子女为父母出力一样踊跃。文王来到灵囿，母鹿安卧不惊。母鹿多么壮实，白鸟多么洁净。文王来到灵沼，满池鱼儿跃迎。’文王用民力建高台、挖池沼，民众欢欢喜喜，把这个台称为灵台，把这个池称为灵沼，对它有禽兽鱼鳖感到高兴。古时候的君子与民众一起快乐，所以能够感到快乐。《汤誓》说：‘这太阳何时陨落？我们和你一起灭亡！’民众要与夏桀一起灭亡，他即使有高台池沼、飞禽走兽，难道能独自感到快乐吗？”

【段意】此章是说，统治者必须与民众忧乐相通，体恤下民。这样民众高兴，统治者也高兴，形成上下和谐的政治局面。否则，把自己的作乐建筑在民众的痛苦之上，这样的快乐难以持久，即使得到了也不会感受到快乐。

1.3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①尽心焉耳矣！②河内凶，③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④河东凶亦然。察

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⑤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⑥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⑦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⑧数罟不入洿池，^⑨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⑩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⑪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⑫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⑬七十者可以食肉矣；^⑭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⑮申之以孝悌之义，^⑯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⑱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⑲途有饿莩而不知发，^⑳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㉑王无罪岁，^㉒斯天下之民至焉。”^㉓

【注释】①寡人：朱熹《集注》云：“诸侯自称，言寡德之人也。” ②焉耳：赵岐《孟子注》（以下简称“赵注”）云：“焉耳者，愚至之辞。” 焦循《孟子正义》云：“当作‘焉尔’。何休注：‘焉尔，犹于是也。’然则此言尽心焉耳者，犹云尽心于是矣。” ③河内：相当今河南境内的黄河以北地区，《史记·晋世家》：“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 凶：荒年，《墨子·七患》：“三谷不收谓之凶。” ④移其民、移其粟：朱熹《集注》云：“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给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并引杨氏说云：“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废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为尽心

焉，则末矣。”河东：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因黄河经此作北南流向，该地区位于黄河以东而得名。

⑤填然：鼓声充盈的意思。古代作战，以击鼓表示进军，以鸣金（击钲，钲是一种形似钟的乐器）表示退兵。之：句末助词，无义。

⑥曳（yè叶）兵：拖着兵器。走：《说文》云：“趋也。”古代所说的走，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跑；而现在所说的走，在古代称为步。

⑦直：只是。

⑧胜（shēng升）：尽，朱熹《集注》云：“不可胜食，言多也。”

⑨数罟（shù gǔ 朔古）：网孔细密的鱼网。毛传云：“罟必四寸，然后入泽梁。”当时的四寸约相当于现在的9厘米左右。赵注云：“密细之网，所以捕小鱼鳖者，故禁之不得用。鱼不满尺者不得食。”

⑩洿（wū乌）：大的意思。又，朱熹《集注》云：“汗下之地，水所聚也。”

⑪斤：砍刀，古代常斤、斧连称。以时：按一定的季节，《礼记·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

⑫丧死：葬送死者。

⑬五十者可以衣（yī艺）帛：朱熹《集注》云：“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衣在此作动词用。

⑭鸡豚狗彘（zhī 支）：豚是猪，彘是小猪，此处概指农家养殖的家畜。无失其时：不耽误养育的时节。朱熹认为是指在家畜繁育的季节不宰杀母畜。

⑮七十者可以食肉：朱熹《集注》云：“七十非肉不饱，未七十者不得食。”

⑯庠序：古代的乡学。《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⑰申：重复、一再，《左传·成公十三年》：“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

⑱颁白：同“斑白”，花白头发的老人。负戴：古代用人力搬运重物的两种方式，负指背在背上，戴指顶在头上。《礼记·祭义》：“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郑玄注：“任，所担负也。不以任，少者代之。”赵注云：“壮者代劳，心各安之，故曰‘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也。”

⑲黎民：老百姓，朱熹《集注》云：“黎，黑也。黎民，黑发之人，犹秦言黔首也。”

⑳俭：节制、制止，赵注云：“以法度俭敛也。”一说，有的本子此字作“敛”，意思是说，丰收的年成粮食富足，人们不知爱惜，连猪狗都吃得像人一样好；这时国家就应该收购粮食以备荒年，如不去购敛就是失职。

㉑途：道路。莘：饿死的人。发：开仓赈济。

㉒刺人而杀之：古代作战的主要兵器是矛，这是一种以刺杀来

伤人的武器，故此处云“刺人”。兵：此指武器。 ②无：同“毋”，不要。 ③斯：那么。

【译文】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很尽心了吧！河内饥荒，就把那里的民众迁移到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去，河东饥荒时也这样。了解一下邻国的政绩，没有像我这样尽心尽力的。邻国的民众不见减少，我的民众不见增多，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答道：“大王喜好打仗，让我用打仗来作比喻。战鼓咚咚，交战开始了，战败的士兵丢盔弃甲拖着武器奔逃，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跑了五十步的人因此而讥笑跑了一百步的人，行不行呢？”

惠王说：“不行！他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也同样是逃跑。”

孟子说：“大王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就不要希望你的民众比邻国多了。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密孔的鱼网不入池沼，鱼鳖就吃不完；斧子、砍刀按季节进入山林，木材就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就使得民众的生、死都没有缺憾了。生、死没有缺憾，是王道的开端。五亩宅田种植桑树，年满五十的人就能穿上丝绸了；鸡鸭猪狗不失时节地畜养，年满七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百亩农田不误了它的耕作时节，数口之家就能没有饥荒了；注重乡校的教育，强调孝敬长辈的道理，须发斑白的人就不至于在道路上背物负重了。年满七十的人能穿上丝绸、吃上肉，老百姓能不受饥寒，做到了这些而不称王天下的还从未有过。

“猪狗吃着人的食物而不知道制止，路上有饿死的人而不知道赈济，人死了反而说‘与我无关，是年成不好的缘故’，这和把人杀了却说‘与我无关，是武器杀的’，有什么不